

民生疾苦前,他们缘何“摆拍”

□洪信良

河南遭遇“63年来最严重夏旱”,部分地区水库干涸、江河断流、农田绝收,农民饱受缺水之苦。有些严重缺水的村庄,一个星期得不到一车“救济水”。而让村民感到不满的是,一部分县乡领导下来送水像是走过场,“他们是跟着送水车一起来的,坐着高级轿车。问了问情况,现场有人拍照、录像,场面热闹一阵……也就约一个小时,那些领导和随从人员也就一起都走光了”,而来时作出的承诺也随之烟消云散。

禾苗枯死,土地撂荒,欠收、绝收已是无可挽回,这归咎于天灾似没问题。但早灾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倘若人的饮水也无法保障与及时救济,发生这等惨绝人寰的事,地方政府是难辞其咎的。有些地方本是十年九旱,像叶县五间房村,过去也一直存在缺水问题,因而当地国土部门大约三年前在村口打下了一口机井,让人百思不解的是,这口机井一直没安装向村里引水的配套设施。近期县领导来村里时当着村民们保证,“三天内一定为大家接通水源”,而过去一个多月,水还没影。

涸辙之鲋对“激西江之水”的大话空话,忿然作色说“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当地的政府部门与官员,打了井,却不给水,答应了接通水源,却话出如风,有口无心,这与“激西江之水”的空话无甚差别。村民为了一口活命水,步行二三十里,24小时排队,还不一定轮得到自己去打水或“刮水”,只能抓阄夺券;还有80多岁的老太攀爬下井去“刮水”,这是何等凄惨的一幕。这一幕,是坐着轿车到乡下摆拍一个小时的领导们看不到的,要知道他们可是带着送水车这“恩赐”来的,自然不会随村民到几十里外的取水处逗留片刻。至于摆拍之后,上了报纸电视

的“关怀版”头条之余,这送水车还来不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事了。郑板桥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可说是对“父母官”一词最好的诠释。父母之于子女,是出于爱,是出于责任,是对下负责,是对每一个细节负责,是真正的知疼知热。而坐车到民间摆拍的官员,别说知疼知热知饥知渴了,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朝着上面,媚上唯上是取胜之道,形象大于本质,形式重于内容,对民间百姓的疾苦,不说漠不关心,只是表现出来的“关心”,只是“自肥”的一种方式而已。这样的作为观,或者说是作秀观,决

定了他们是不可能“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与民间百姓始终隔着千山万水。焦裕禄式的好官,走的就是“群众路线”,是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报道说,汝州邢窑村困难的状况已经延续了几个月,却一直未引起当地有关部门重视,直到7月底,有媒体将该村用水困难情况的图片和文字发诸报端,并传到网上,才引起重视。可以说,一直以来对民生的漠视,包括对供水欠账,是官员如今前来“送水”的原因,而只知表演“送水秀”,又会是将来不断出现“临时性吃水困难”的原因。

百姓说话

沃尔玛黑油为何能逃过26次检查

□傅达林

上海福喜事件余波未平,深圳沃尔玛超市又被曝后厨内幕:已呈黑色的熟食用油“一个月不换”,使用超过保鲜期的原材料……目前,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食品安全大于天,但就在“大于天”的事情上面,我们一次次丧失底线。连平日信赖的大型跨国巨头超市也“入乡随俗”,标榜的所谓严格内控体系不过是句骗人的广告语。这说明在利益驱动下,无论是本土商家还是外来洋企,缺乏严密监管照样都会铤而走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

事件的调查少不了处罚与问责,公共舆论也从不缺乏对法治环境的检讨与反思。问题是,每一次事故过后,近乎雷同的问责程式,近乎雷同的事后大检查,让人深感

食品安全似乎陷入了某种事故的“周期律”。在接连不断的事故中,我们的制度健全了,我们的问责严厉了,但身边的事故就是难以绝迹。为何?

修法过后,食品安全法会更加完善,但重典并不必然带来食品安全领域的善治状态,它还依赖于执法者始终身处社会一线,“事必躬亲”地去“望闻问切”,对照法律标准纠察治偏。在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原本都设置有相关的执法检查职能部门,这些执法检查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食品安全的。但我们缺乏的往往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在执法第一线的毅力与品质。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原本为纳税人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的执法者,是否都处于“上岗”状态?其日常性的检查监管,有没有走过场、走形式?

与以往的执法检查疏漏不同,据沃尔玛方面称,此次涉案门店今年以来,包含熟食部在内,已经接

受了政府和监管部门26次的执法检查,每次检查都是合格,没有一次例外。为什么如此密集的检查,依然还会有“漏网之鱼”?果真是厂家的一时违规,还是这种看似严密的执法检查,实际上也只是掩人耳目、做做样子?倘若检查失职,背后是否又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利益勾兑?

追问只是为了彻查个案,而整体上食品安全的治理没有捷径可走,再精密的立法,再严厉的处罚,都代替不了日常的执法检查和监督。恰恰是在执法的责任心上,让人怀疑能否守住安全的底线。例如此次事件的曝光,并不是通过执法部门正常查出的,而是沃尔玛员工在后厨工作时拍摄的。这种曝光倘若属实,无疑从侧面证明了执法监管的失效。而无论是执法不作为还是假作为,只要缺乏认真严密的行政监管,所谓的食品安全防线便还会被不断突破。



画里有话

陶小莫/图

一夜拆除

□邓海建

近日,整治报刊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北京目前已有72座报刊亭被强制拆除。中午口头通知,深夜就派人拆除,没有给亭主出示任何文件依据,也没有说明理由。如今,实施强拆的负责单位尚未找到,损失由亭主自行承担。一夜之间,报刊亭主变成了无业人员。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责任单位。(8月9日《北京青年报》)

北京这72座报刊亭,曾经也是大力推崇的文化印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好好的报刊亭,成了城市管理肉中刺眼中钉?你说影响市容,其实完全可以升级改造;你说退路

还民,其实又不是不能搬迁……至于所谓不影响报刊阅读的昏话,显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譬如据统计,河南郑州市报摊撤亭进店后,报刊销量下降了80%。

退一万步说,这72座报刊亭即便真是非要挪窝,程序正义恐怕不能规避不谈。首先,法理而言,报刊亭的所有权属于北京市邮政管理系统,是国有资产。当年,每个报刊亭的建设成本几万元。目前被强拆了72座报刊亭,国有资产的损失数百万。其次,报刊亭是合法存在,相关部门仅仅口头告知,没有向当事人出示拆除决定、没有书面通知,没有告知救济渠道,这样的执法程序合法吗?再说,报刊亭的命运,事关民生,起码事先要听听市民的想法,听听业主的心声——如今说拆就拆,且还是“半夜鸡叫”式行动,所依何法?

晚报观点

慈善组织要善待捐款人

□才让多吉

据媒体报道,8月5日,演员袁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捐款人的身份向天使妈妈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8月6日,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官方微博和基金会理事、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邱启明开始回应袁立的疑问,最终引发出一场媒体关注的“明星”质疑“慈善”的新闻。

事情的缘由之一是6月17日天使妈妈告诉袁立一个叫“阿布都”的孩子治疗烧伤短缺医疗费用1万元,袁立当天捐出5000元。月余后,袁立得知“阿布都”在她捐款三天后就已出院。袁立在微博询问:为什么孩子出院一个多月,不发布消息还在继续号召社会捐款?而天使妈妈的回应并未告诉袁立为什么不及时公布孩子出院以及结账发票和费用明细,只是解释“截至今天为阿布都筹集善款23940元,转给医院的已经是27000元,所以要继续筹集”。之后,天使妈妈基金会理事邱启明对袁立的回复

从“美丽的误会”转变成“戴有色眼镜”,继而又发出一条“妇人之仁”的评论。

演员袁立向“天使妈妈基金会”捐款帮助陷入困境的孩子治病,是慈善。邱启明在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担任理事,也是慈善。但因为邱启明的理事身份,他必然又多了一份责任,有义务给捐款人袁立解释清楚天使妈妈“如何募款、如何花钱”的来龙去脉,而不应该对袁立有“透明,详实的解释,不知道大明星袁立姑娘是否满意?”这样的回复,乃至更甚的评价。毕竟袁立是捐款人。

何况,在邱启明成为天使妈妈基金会理事之前,社会对“天使妈妈基金”的质疑就不鲜见。2012年“小传旺”事件,2013年知名网友周筱赟举报事件,以及此次袁立质疑阿布都善款“缩水”。回顾这些质疑,大多和“钱”有关,捐款人比较关注自己的“钱去哪儿了”是一个方面,而“天使妈妈”的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之复杂与错位,也是让人雾里看花,不敢轻易做出结论。

对袁立质疑的善款“缩水”,“天使妈妈”最终也没有正面给出

解释。他们说:微公益和支付宝募集善款没有到账,未统计进入总善款。而对于袁立之前希望看到“治疗发票”和质疑为什么“结案”的项目还在号召社会捐款,“天使妈妈”就直接“穿越”到已公布收支明细和审计报告,并不再回应。收支明细是“天使妈妈”的收支明细而非袁立要求的治疗发票和费用明细,而更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袁立2014年捐款,“天使妈妈”却提供2013年的审计报告。

慈善做好了可以净化社会,慈善做不好就会适得其反。慈善的好与坏,除了每个参与者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也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根据2014年1月实施的《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袁立对“天使妈妈”提出的所有询问都符合若干规定的要求。譬如:孩子出院的信息、发票和明细,慈善组织应在信息形成20天内公布;捐款人提出质疑,慈善组织应在15天之内公开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否能令捐赠人满意,就要由捐款人自己说了算。

微言大义

◎新京报:柳某近日乘坐北京南开往天津的高铁,其间烟瘾发作,在卫生间内吸烟,致烟雾报警,并造成列车晚点,警方对其罚款1000元。这是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开出的首张也是最高额高铁吸烟罚单。提醒:高铁车厢连接处也禁烟。

◎法制日报:武汉惊现大学生“试药族”,因贫困缺钱而冒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国家的药物在中国申请上市前都要进行临床实验。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大学生因为贫困、缺钱等原因,完全不顾三个月只能试吃一种药的相关规定,成为了专职试药人,为健康埋下隐患。

◎南风窗:科研违规中,“贪、吞、套、骗、假”屡见不鲜。这些被视为“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纷纷指责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安徽一高校老师说:“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娼,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南方周末:别丢了自家手艺。这两年形势大变,在机关里的不少朋友都觉得没有过去自在了,非但那些杂七杂八的收成减少了,规矩也越来越越来越严。于是,有人就想着放弃金饭碗,走出去重闯一片世界。然而,很多人真的准备出去闯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东方早报:“露天烧烤不管在哪都要禁止,自家院里露天烧烤,也在查处范围。”北京一名城管队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1-7月北京共查处露天烧烤违法行为13924起。专家称,此举过于严苛。有网友担忧,以后在家烧菜油烟大了要不要罚款。

2013年,“大妈”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了牛津词典。在狂扫黄金、上车要求让座、跳广场舞等消息之后,“中国大妈”俨然已是负面词汇,最引起非议的莫过于广场舞和暴走族,而暴走族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来的。噪音扰民、占用机动车道和车主发生矛盾、不听劝阻,各地频频曝出因广场舞和暴走引发的社区冲突。广场舞和暴走族的孰是孰非,引来一场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领地之争的讨论热潮。

各位读者,“大妈跳广场舞和暴走”你怎么看,请发表你的观点。投稿邮箱: zzwbsy2013@163.com

手机消费正当权益 受到侵害,请拨打:

指尖热线

3120557

zzrbtxb@163.com

枣庄日报社通信部